

• 百 家 园 •

王绪鳌运用清解补脾法
治疗瘰癧经验举隅

陶丽华¹ 丛 晶² 王晨瑶¹

(1.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, 310009;
2. 浙江省杭州市四季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)

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王绪鳌教授长期从事肿瘤的中
医诊疗和科研工作, 对甲状腺肿瘤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, 我们
跟师学习, 受益匪浅, 介绍如下。

1 祛邪以清解为先

瘰癧病是一种常见病, 宋代陈无择《三因方》将其分为石
瘰、肉瘰、筋瘰、血瘰、气瘰⁵类。现代常见的为气瘰、肉瘰、石瘰、
瘰癧⁴种, 即单纯性甲状腺肿、甲状腺结节、甲状腺囊肿、甲状腺
肿瘤。王老师认为, 中医的整体观念是治疗疾病的关键, 对于瘰
癧病患者手术治疗不能解决根本问题, 术后仍有大量复发, 因
此局部和整体应兼顾而治。《外科正宗》指出:“夫人生瘰癧之
症, 非阴阳正气结肿, 乃五脏瘀血、浊气、痰滞而成。”;《济生方》
曰:“夫瘰癧者, 大抵人之气血, 循环一身, 常欲无滞留之患, 调
摄失宜, 气凝血滞, 为瘰为瘤”, 故致瘰癧之邪不外乎气、痰、瘀
三邪, 气郁化火, 炼液为痰, 痰气搏结日久则血行失畅, 瘀血内
生, 与痰气相凝而生结节, 邪侵日久, 易产生内热。王老师认为,
瘰癧病虽为顽固之症, 却不宜用猛毒之品, 应以清解气、痰、瘀,
调达肝气, 痰瘀共消为法。对该病的治疗除了用海藻、昆布等软
坚散结以消瘰癧之坚实之外, 还应考虑祛痰和活血, 若症不明
显, 亦可少量预防性用药, 常用浙贝母以祛痰与消坚兼顾, 丹
参、川芎活血化瘀行气而通畅经脉散郁结。《本草纲目》称三叶
青为“三叶崖爬藤, 性味苦、辛, 凉, 能清热解毒、活血祛风”。天
葵子性味甘、苦, 寒, 归肝、胃经, 有清热解毒, 消肿散结之功, 二
者共用, 相得益彰, 增强清解之力, 王老师常用来治疗肿瘤类疾
病, 收效明显。猪苓、茯苓健脾利水, 使邪有出路。由于此类患者
往往有肝气郁结之状, 故每每加用柴胡、郁金、八月札等, 奏疏
肝解郁之效, 王老师运用上述诸药为主, 再根据气瘰、肉瘰、石
瘰、瘰癧的症状特点, 灵活运用。

2 扶正以补脾为要

王老师在治疗此类疾病时非常注重脾胃的调和, “祛邪不
忘扶正”, 一方面脾为生痰之源, “治痰不理脾胃, 非其治也”, 脾
健则痰去, 有利消除瘰癧。另一方面, 李东垣云:“内伤脾胃, 百
病由生”, “脾胃一伤, 五乱互作”, 因此, 顾护脾胃使之正常运
化, 能较好地吸收药物。所谓正气存内, 邪不可干, 此后天之本
尤为重要, 对患者进行有效系统整体的调理、调节, 才能标本兼
治, 根治瘰癧, 减少复发。王老师临床用药常选炒苍术、炒白术
和薏苡仁, 三者相伍可获健脾利湿祛邪之效。

3 典型病例(肉瘰, 单纯性甲状腺肿)

患者, 男, 68 岁, 2002 年 2 月 6 日初诊。右侧甲状腺肿大手术
后 5 年余, 去年底发现右侧颈部有肿物突起, 无疼痛、恶心、短时
期消瘦、盗汗等症状, 遂于 2007 年 1 月 5 日行双侧甲状腺彩超检

查示:(1)左侧甲状腺术后;(2)右侧结节性甲状腺肿(甲状腺包
膜光整, 实质回声不均匀, 在实质内见多个椭圆形低回声结节,
较大一个约 4.1cm×3.0cm), 较大结节伴出血囊性变。查血清
甲状腺素测定正常。体检:右颈部可扪及鹅蛋大小肿块, 边缘光
整, 质地坚硬, 有压痛, 肤色正常, 能伴随吞咽上下移动, 颈静脉
不怒张, 颈淋巴结未扪及, 舌暗, 苔白腻, 脉滑数。证属瘀血夹痰
郁于里, 治拟活血消瘰祛痰为法。处方:丹参 30g, 浙贝母 15g, 川
芎 12g, 金银花 15g, 八月札 9g, 天葵子 15g, 猪苓 15g, 茯苓 15g, 山
慈菇 12g, 海藻 12g, 昆布 12g, 海浮石 15g, 炮穿山甲(先煎) 10g,
柴胡 10g, 郁金 10g, 枸橼 15g, 生薏苡仁 30g。14 剂, 每日 1 剂, 水
煎服。服药后, 肿块质地较前明显变软, 体积明显缩小。二诊原
方加当归 9g、三叶青 12g, 以加强解毒活血消瘰功效。三诊、四诊
基本守前方, 症状逐步好转, 颈部表面甲状腺肿块突起已不明
显, 继以前方加减。服药至 7 月, 检查颈部深触能扪及肿块, 复查
双侧甲状腺彩超示:右侧甲状腺低回声, 结节较大一个约 1.7cm
×1.0cm, 无出血性囊性变。至 2007 年 5 月, 肿块已基本消散, 继
续服药巩固治疗。

《医学心悟》治痰方药探微

傅 遂 山

(河南省遂平县妇幼保健院, 463100)

《医学心悟》为清康熙雍正年间安徽名医程钟龄所著。本书
在痰证治疗方面多有阐发。现就其主要治痰方药梳理如下。

1 理脾化痰, 善用二陈和六君

脾主运化, 为生痰之源。朱丹溪云:“治痰法, 实脾土, 燥脾
湿是治其本”;“治痰不理脾胃, 非其治也”。宗丹溪之说, 程氏提
出:“治痰需理脾, 以痰属湿, 脾土旺, 则能胜湿耳”;“湿痰滑而
易出, 多生于脾, 脾实则消之, 二陈汤, 甚则滚痰丸, 脾虚则补
之, 六君子汤。兼寒兼热, 随证加减”。

二陈汤出自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, 程氏对该方的运
用, 既遵张仲景“病痰饮者, 当以温药和之”及朱丹溪治痰理脾
胃的意旨, 又能灵活化裁, 独予己见。如类中篇湿中指出:“湿中
者即痰中也。凡人嗜食肥甘, 或醇酒乳酪, 则湿从内受。或山岚
瘴气, 久雨阴晦, 或远行涉水, 坐卧湿地, 则湿从外受。湿生痰,
痰生热, 热生风, 故猝然昏倒无知也。苍白二陈汤主之”。因湿邪
聚脾、上犯清窍而致类中者, 但用清神开窍难求速效, 加用二术
合二陈汤健脾燥湿, 阻断生痰之源, 痰消神自清。《医学心悟》
云:“若因风痰聚于脾经, 当导痰涎, 二陈汤加竹沥姜汁, 并用解
语丹”, 健脾燥湿, 豁痰醒窍, 实乃标本兼治之方。

对中脘停痰而致妇人恶阻伴眩晕呕吐、胸膈满闷者, 程氏
投以二陈汤加枳壳, 由于半夏是妊娠禁忌药, 程氏认为, “此痰
气阻塞中脘, 阴阳佛逆, 非此不除”。对半夏的炮制, 他独出心
裁, 要求“用姜汤泡七次, 炒透用之即无碍也”。

根据痰证新久虚实选方用药, 是程氏治痰的又一特色。他
说:“寻常之痰, 可用二陈汤, 而顽痰胶固致生怪症者, 自非滚痰
丸之类不济也”;“治痰用二陈, 而兼以六君补脾土以胜湿、治痰
之本也”。眩晕门说:“有气虚挟痰者, 书曰清阳不升, 浊阴不降,

则上重下轻也,六君子汤主之。”此论在主痰主虚分治的基础上,以六君子汤,即补脾虚又化痰湿,随症加减小可防虚虚实实之诫,这也是程氏切用临证治痰的创新。另对脾虚夹痰的妊娠恶阻、子眩、子痢、产后不语等证亦在主办方佐以此方以治之。

2 宣肺化痰创止嗽,清痰润肺贝母瓜蒌散

肺位在上,称为华盖,为赅痰之器。程氏云:“肺体属金,譬若钟,钟非叩不鸣”。内外邪气袭肺则钟鸣,亦当去其鸣钟之病邪。他临证中护钟祛邪,创治痰止咳名方“止嗽散”。该方由桔梗、荆芥、紫菀、百部、白前、陈皮、甘草组成。重在止咳化痰,兼以宣肺解表。对该方的运用,程氏一是按风寒暑湿燥火、六淫之邪性质辨证加减。如《医学心悟》云:“风寒初起,头痛鼻塞,发热恶寒而咳嗽者用止嗽散加荆芥、防风、苏叶、生姜以散邪。……若暑气伤肺、口渴烦心溺赤者,其症最重,用止嗽散加黄连、黄芩、花粉以直折其火,若湿气生痰,痰涎稠黏者,用止嗽散加半夏、茯苓、桑白皮、生姜、大枣以祛其湿。若燥火焚金,干咳无痰者,用止嗽散加瓜蒌、贝母、知母、柏子仁以润燥。此外感之治法也。”二是外感之痰,日久不已,移于五脏六腑,按《内经》十二经见证加减。如肺咳、咳而喘息,止嗽散加荆芥、紫苏、赤芍、丹参;肝咳、咳而两胁痛,不能转侧,加柴胡、枳壳、赤芍;咳而呕苦水者,属胆腑,前方加黄芩、半夏、生姜等。三是对内伤七情之咳,根据病因、病势予以加减。其用药组方实乃周详精当。程氏自评曰:“此方系余苦心揣摩而得也”;“本方温润和平,不寒不热,即无攻击过当之虞,大有启门驱贼之势。”后世医家多用此方加减变化,能治诸般咳嗽之痰。

《医学心悟》云:“大抵痰以燥湿为分,……燥痰涩而难出,多生于肺,肺燥则润之,贝母瓜蒌散”。该方有两个,一是专为阴虚化火,灼津为痰,燥伤肺金之燥痰。该方取贝母、瓜蒌,甘润苦泄,止咳化痰;天花粉清热生津而润燥;配茯苓、橘红、桔梗,共收清热化痰,肺润气肃之功效。在类中风篇又列贝母瓜蒌散。以黄芩、黄连、栀子、胆南星,易前方之天花粉、茯苓、桔梗,功专肺火壅遏引起的火中证。该方略予加减,亦可治燥痰伤肺之咳嗽及痰火导致的神志病变。两方主药相同,佐使药物不同,主治功效大不相同。

3 温肾滋阴用八味,阴虚久咳月华丸

肾主水液,《内经》云:“肾者水脏,主津液”;“痰之本,水也,源于肾”。肾阳的盛衰与人体津液的气化,痰浊的生成关系密切。在痰证治疗上,程氏重视调补肾阳肾阴在虚性咳嗽等证中的重要作用。如治痰喘,属肾阴虚火旺者,用知柏八味丸,壮水制之。肾经真阳不足而火上泛者,引火归根,桂附八味丸。对风痰厥证程氏仍宗此法。《医学心悟》云:“肾阳风越,则丹田虚冷,其痰涎上壅者,水不归原也。面赤烦躁者,火不归原也。惟桂附八味能引火归原,火归水中,则水能生木,木不生风,而风自熄矣”。对八味丸的运用,也体现了程氏对痰喘、痰厥证脾肾阳虚、肝肾阴虚复杂病机的认识。

对阴虚咳嗽,“水衰不能制火,脉细数者,朝用地黄丸滋肾水,午用止嗽散去荆芥加知母、贝母从开郁火,仍佐以萎蕤胡桃汤”的治法,有时辰治疗学的意义。

对病势深沉,尸虫(即结核杆菌)入肺的虚损之咳,月华丸、紫菀散清而补之。月华丸用天冬、麦冬、生地、熟地、山药、沙参滋肾益阴,使金水相生;贝母、百部、杀虫润肺化痰;桑叶、菊花载药入肺;茯苓培土生金,亦防阴药之滞;三七祛瘀止血,

又配獭肝、阿胶血肉有情之药,可填精润燥,全方上中下三焦同治。程氏自谓该方为“阴虚发咳之圣药”,配紫菀散润肺止咳,至今仍为治疗肺癆咳嗽的经典方药。

4 搜络涤痰定痫丸加减化裁治顽疾

朱丹溪云:“痰之为物,随气升降无处不到。”入脑心可为癫狂痫,入经络则麻痹疼痛,入皮肉则瘰癧疔疽。故前贤有“怪病多痰”;“百病皆为痰作祟”之说。癫狂痫证为临床疑难顽疾,程氏针对其痰邪致病的特点,指出:“痫证则痰涎聚于经络也。……虽有五脏之殊,而为痰涎则一,定痫丸主之”;“凡癫、狂证亦有服此药而愈者;方中菖蒲、远志豁痰开窍;川贝母、天南星、竹沥清痰热,除烦燥;丹参、天麻、全蝎、僵蚕熄风化痰通络;茯神、麦冬、琥珀、朱砂宁心安神,二陈健脾化痰,合用痰去神清,痫证可定。由该方加减化裁另一治痰名方“神仙解语丹”,治疗风痰阻络,中风不语后遗症,一直被后世医家广泛运用。由定痫丸损益组成的生铁落饮更是独出心裁的治狂名方。程氏云“狂者发作刚暴,……此痰火结聚所致。生铁落饮、滚痰丸并治之”。具体运用时依临证实际选方用药。“若痰火大便闭结,或先用滚痰丸下之。凡狂证,服此药二十余剂而愈者多矣”。对痫症发作后神疲乏力,久而不复之症,在大补精血,益气养神的同时,辅以健脾化痰,所创河车丸作为恢复期的后续治疗,亦为常用。

痰涎聚于经络必挟瘀。《医学心悟》所创治痰方药中多配以活血通络化痰。如丹参、全蝎、僵蚕之类,这也是程氏治疗顽痰固疾疗效好的重要因素。

金匱肾气丸的配伍特点及其临床指导意义

陈 卫 国

(青海省中医院,810000)

金匱肾气丸,最早见于汉代张仲景所著的《金匱要略》,书中共出现五次,分别主治转胞、脚气上入,少腹不仁、虚劳腰痛,少腹拘急,小便不利、痰饮咳嗽、消渴,小便反多等病证,后世通称“金匱肾气丸”。历代医家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和认识水平上的差异,以至于对本方的理解和应用方面产生了一些误区,从而大大限制了本方的应用,笔者试从其配伍着手探讨其指导意义。

1 金匱肾气丸的组成、方义及功效

金匱肾气丸由干地黄八两、山药四两、山茱萸四两、泽泻三两、茯苓三两、牡丹皮三两、桂枝、制附子各一两组成。本方的方名取义,以肾为水火之脏,有调和阴阳之功,阳动则气化,阴静则精生,阴阳协调以化生肾气。普遍认为柯琴^[1]之论颇为中肯:“肾气丸纳桂、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,意不在补火,而在微微生火,即生肾气也,故不曰温肾,而名肾气”。后世对金匱肾气丸功效之认识则颇有歧义,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:吴崑认为,本方为并补水火之剂,宜于“肾间水火俱虚者”,谓“熟地、山萸、丹皮、泽泻、山药、茯苓,前之地黄丸也,所以益少阴肾水。肉桂、附子辛热物也,所以益命门相火。水火得其养,则二肾复其天矣”(《医方考·虚损劳瘵门》)。王子接^[2]则认为,本方为补泻相兼,纳气归肾之剂。曰“肾气丸者,纳气归肾也。地黄、萸肉、山药补足三阴经,泽泻、丹皮、茯苓补足三阳经。脏者,藏精气而不泄,以填塞浊阴为补,腑者,如府库之出入,以通利清阳为补,复以